



第二天早晨，吃饭的时候，徐所长过来说：“今天车辆已经安排好了，在门口停着，可以随时登车。”南海芭蕉笑着说：“朝呻（粤语，早晨好）！我们今天分组行动，不坐车了。”徐所长听了说：“用车随时找我，马上安排。”南海芭蕉说：“姆乖噻（粤语，多谢）！”

吃过饭，他们兵分三路。洪建民和南珠儿、鲜汤、朱荪一路向东沿海边搜索，阿强、芒果和小叶榕去大东海海滨公园，一树珍珠警民、阿辉和南海芭蕉去琼海公园，先后出发了。

洪建民四人向东走来。此时，海风拂面，天空晴朗，一眼就能看到天边。近处有几块乳白色的云彩漂在翠绿的山顶上，象温润的玉。走在南方的林荫道上，一个崭新的世界，让他们感到呼吸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清新，心情也随之舒畅而愉快。他们看着这里的一切，都感到新奇美丽。可是，不到三十分钟，鲜汤累了，

说：“我们打车吧？实在走不动了！”

南珠儿说：“你什么时候见北方鹤打过车？”

鲜汤向南珠儿做了个鬼脸，说：“坐车速度快些，不是可以节省时间吗？”

洪建民回头看了一眼。鲜汤和朱荪都已经满面流汗，走得气喘吁吁，南珠儿虽然是淑女，看上去却一脸轻松。就说：“你们得向南珠儿学习，你看人家这步伐多轻松。不是我不想快一点，有意和别人过不去，你想想，坐在车上快是快了，可是一快就会漏掉许多细节，那红树林也不会说话，见到我们坐在车上就和我们打招呼，要是那样还用我们找吗？红树听说鲜汤来了，早就发短信来告诉我们，它所在的地理坐标了！”

一番话把大家都说笑了，南珠儿听了说：“走长途，你不能心急，得把心放下来，就不累了。”

鲜汤问：“放在哪儿呢？”

南珠儿说：“这心呀，就不应该有，走路的时候，如果有，我的习惯是放在膝盖以下，两足之上，这样步子就迈开了。”

朱荪说：“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，我得试试，可是，是放在膝盖和两足的中间呢？还是放在小腿肚上呢！”

洪建民听了，感到这些人太可爱了，比研究白泉重逢定理还缜密。他笑了一下，什么也没说。

南珠儿爽朗地笑了一下说：“足三里。”然后详细地讲了足三

里的具体位置，还讲了涌泉、百汇等几个重要穴位。他们按照南珠儿说的做下来，果然一身轻松。

南珠儿虽然重病在身，依然不想大让家看出来，尤其不能让洪建民感觉出有一丝一毫的任何异样。她想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要陪着洪建民走到最后一息，尽自己所能，完成白泉老师的嘱托。好在南海的风光让她兴趣盎然，精神倍增。她和洪建民一样，她的心田，犹如这里路边的鲜花，经过海风的吹拂，更见欣欣向荣，充满愉快的气息。可是，思前想后，又如举目山野，悠然葱茏，思绪随着连绵起伏，一会儿阴，一会儿晴的：阴的时候，凉风阵阵；晴的时候如这时的天气，烈日炙人。

12月，在中国北方正是瑞雪飘飘的季节，可在海南这时气温仍在23度以上，有时达到28度。这对北方人来说，还是感到气温有点高。他们一会儿品评风景，一会儿探讨人生，南珠儿感到有说不尽的爽快，也有难言的苦楚。

洪建民走在南珠儿的身边，心中有不尽的喜悦。他想这南珠儿的思想真的是一条泱泱流淌的河流，深邃而清澈，总能在普通的事物间发现些与众不同的见解。尤其对八大权值相互作用关系的阐述，是既简明，又深刻。可是他对南珠儿的心思一点儿都没有发现。他一会儿兴高采烈地谈论路边的小草和椰子树之间的差

异，一会儿又对草丛里的一种名叫倒挂金钟的红色花朵倍感兴趣，说：“南珠儿你看，这种花，在北方长在屋里，还冻得瑟瑟发抖呢，在这里开得这样舒展自如。”

南珠儿看见洪建民这样高兴，笑着说：“这是在海南啊，温度在25度以上呢。”

他们不知不觉已经走出市区，走到市郊一处村落。迎面是一个农家小院，门外有一处凉亭，旁边有个卖甘蔗的小摊，斜对面是一家小食品店。洪建民担心南珠儿累着，说：“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！”鲜汤、勒杜鹃积极响应，四人走进凉亭，坐下了。有侍应生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茶水。几个人慢慢喝着。

洪建民抬头看见前面有棵树长得十分别致，遮住了半个庭院；仔细看去，上面绿叶之间布满细小的花朵。见洪建民目不转睛的，其余三人也抬起头来看过来。在阳光里，葱绿的伞盖下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清晰的刻满文字：

“白骨壤村，原名金枝村，村中树木交织，四季郁郁葱葱，十分繁茂。村前海滩大片红树林，枝条掩映如网，因此而得名。红树林是村中的福祉，是村民的金树林……”

乐杜鹃高声念着。洪建民、南珠儿一边听着，一边走到树下，认真地看完全文，又走到后面，看见上面写着这个村庄历年大学毕业生的名字。南珠儿说：“这个石碑很有意思。”鲜汤说：“正面写树环境，背面写人才。”南珠儿说：“环境与人才相得益彰呢！”

洪建民说：“看来这里应该有红树林。”乐杜鹃说：“白骨壤就是红树之一，一定会有红树林的。”

洪建民走到面前卖甘蔗的小摊，站下了。他见摊主切削甘蔗的刀法十分利落，买了一根甘蔗。小摊的主人是一个中年妇女，问：“在这儿吃吗？”

“对！”洪建民点点头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她举起刀，唰唰几下，一根甘蔗削得剔透晶莹，让他们看了感到这简直就是一门艺术！赞叹之后，洪建民接过来，分成几段，给南珠儿、鲜汤、乐杜鹃每人一段，在摊旁边嚼了起来。洪建民指了指身边的树，问卖甘蔗的妇女：

“这是什么树？”

“这是本地芒果树，也叫鸡蛋芒。”

“你听说过红树林吗？”洪建民话锋一转。

“没有。”接着，用手一指。“你问他吧。”

洪建民转身看见从农家小院跑出一个小女孩，后面跟着一个男子，26、7岁的样子。便走上去问：“老乡，红树林在哪儿？”

“前些年，前面海边还有的，现在没得有了。”

“哪去了？”

“砍了？”

“为什吗？惹着谁了？”南珠儿接着问了一句。

“惹着谁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给砍了。盖房子、建酒店、修池塘，养鱼养虾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砍了。”说完，他就去追他的小孩了，这时洪建民才意识到，这儿已经没有红树林了，只有这块石碑还在这里陈述着往事。

“那我们就去看看红树林的遗址吧。”洪建民对南珠儿和鲜汤、乐杜鹃说。

他们把嚼过的甘蔗渣砸儿，送到了小摊前的垃圾筐里，付了茶钱。那位妇女朝他们说了一声：“姆乖（谢谢）！”四人穿过马路，朝海滩方向走来。前面是一家五星级大酒店，他们从北门走进，穿过大厅，又出南门，来到酒店里面的小广场。看到有三个大小不等、形状各异的游泳池，成环形配置，服务生正在给游泳池注水。鲜汤看着池子里的水，碧蓝碧蓝的，蓝得可疑，问：

“这是海水吗？”鲜汤好奇地问。

“海水？是的！经过净化处理的。”服务生抬头看着鲜汤，笑着说。

“在海边住了这么多年，今天才看见了真正的海水，”洪建民说完，紧接着问服务生：“贵姓呀？”

“免贵姓洪。”服务生回答。

“家在洪家湾住吗？”洪建民又问。

“你怎么知道洪家湾？”

“我老家就是洪家湾的，后来搬走了。我叫洪建民，你呢？”

“我叫洪建省，1984年海南建省那年生的，我父亲就给起了这个名。”

“这么说我们都是建字辈的呢？我们还是一家子呢！”

“那我得管你叫哥哥了？”洪建省说。

“你听说这里有过一片红树林吗？”洪建民见遇到了本家，就一边套近乎一边问。

“就在这里，以前这里到海边都是红树林。现在前边的养殖场，就是砍了红树林后建起来的。”

说着小伙子站起身，用手从西向东指了指，这一大片都是。

他们顺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好大一片滩涂，布满了方格形的水池子，再往前看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海。把视线收回来，他们看见在靠进眼前游泳池南边的栅栏边上，两排木瓜树，沿着池埂延伸到海边，笔直的站着，上面挂着许多大小不等的木瓜果。

“木瓜树的叶子看上去有点像北方的蓖麻。”南珠儿说。

“真的很像耶！”鲜汤也说。

南珠儿说：“上次我来就没看这么细，也没到过这里。”

“看来这就是红树林遗址了。”洪建民说。

“你们要找红树林呀？”洪建省听他们在说红树林，马上接过来问。

“我们正在找呢，听说这里有红树林，就过来看看。”乐杜鹃朱荪说。

“洪家湾有红树林，就是我家门前的海边。”洪建省说。

“好！哪天你领我们去吧”。洪建民说，“你有电话吗？”

“有，32815091949—1010。”洪建省见洪建民一脸迷惑的样子说，“这是我们宾馆串联手机，你拨这个号我就收到了。”

勒杜鹃问：“有没有剩下的红树了？”

洪建省用手一指说：“现在只剩下一棵了，你们看，那棵就是，叫桐花树，是红树中的一种。”

鲜汤看了，说：“好孤独啊！”

洪建省说：“这儿本来是一片湿地，市里最近说了，马上要恢复这里的红树林，如果没有这些虾田，很快就能成林的。”

四人把目光，一齐收了回来。这时池子里的水差不多要注满了。一眼见底，更加可爱。

“好清啊！海水原来是这个样子的。”朱荪惊叹道。

“这海水就像我们的人生，开始都是清澈晶莹的，在社会的这个大染缸里，慢慢变得浑浊起来，有的污垢不堪，有的一尘不染，这主要在于自己和所处的环境了。”洪建民讲起了环境哲学。

“唉！是啊，你说我那孩子，小的时候多可爱，现在怎么就像魔鬼一样了昵？”朱荪不解地说。

鲜汤说：“孩子，即便再淘气，也还是一棵红树仔，是不能这么评论和比喻的。”

勒杜鹃看了看他，眼神怪怪的，鲜汤没好再说下去。

他们四人在茶座上坐了一会儿，把院里的景物也顺便浏览了一番。这是一家非常豪华的宾馆。内院大门前，好多大王椰关心的看着他们，仿佛在笑，还有修剪得整洁一新的三角红，看上去像两条龙，中间有一个绿色的圆球。乐杜鹃说：“这是二龙戏珠。”鲜汤说：“还可以修剪得再形象些。”

这时几个游泳池的水都注满了。一个椭圆形的，另一个是长腰形，环抱着一个圆形池子，个个清澈见底，波光粼粼的，让人见了就想下水游泳。他们观赏着，赞叹着。

乐杜鹃说：“可惜没带游泳衣。”

鲜汤说：“我去买。”说着就要动身去大堂买来。

南珠儿摆了摆手说：“鲜弟，还是看红树林吧。”

鲜汤又坐了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洪建民对洪建省说：“你先忙着，我们过去看看。”

四人顺着池埂走过去，来到桐花树下。低头一看，桐花树下还有许多小树，有的已经长出了叶子，像北方夏天的杨树苗，有的象刚刚插在地上的小棒，深红色外套，看上去格外动人。勒杜鹃指着桐花树四周密密麻麻的小红树说：“你们看，小树仔耶。”

洪建民抬头看看树上挂着的像豆角似的果实，说：“洪建省说的对，只要把这些虾池子去了，很快就会繁育成林的。不过，我听专家说，红树长得十分缓慢。”

勒杜鹃说，是的，像白骨壤，一年才能长几毫米，要1000多年才能长到现在这个样子。

南珠儿说：“我怎么觉得这红树有点像人呢，只是它更需要呵护，不要和它们争地盘，它们自己就有繁殖和生存的能力。”

鲜汤说：“看来，芒果说得对，我们看一棵红树，只能体验它的孤独，它的悲壮。”说到这儿忽然想起了女友汪洋，此时在鲜汤心思深处，仿佛这棵劫后余生的桐花树就是汪洋，心中不免一阵疼痛。“北方鹤您说，现代文明是进步呢，还是退步呢？”鲜汤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。

“文明本身是社会进步的产物，这是必然的，不可否认的。”

洪建民说。

“可是，文明有时还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的孩子就是远近闻名的副产品。”勒杜鹃朱荪再一次讲起自己的孩子。

鲜汤和洪建民有几次想和朱荪谈谈他的孩子的事，话到舌边都没有讲出来。现在鲜汤忽然听到现代文明这几个字，说：“现代文明我不反对，可是那些打着现代文明幌子的所谓的文明，就是害人的。”

“我们的文明应该是有计划的，理智的，讲文化、讲科学、讲

发展的文明。而那些虚假的文明就会成为一场灾难。尤其一些腐朽的、落后的文化，也常常被一些人拿在手里，招摇过市，我们必须加以鉴别。”洪建民说。

“还有那些污染，我们看到的海水，还有河流常常在污浊中呻吟，可是净化这些被污染的水，谁来买单？”勒杜鹃接着说。

鲜汤说：“全社会买单呗，这还用问。”

南珠儿看着前面的大海，在海天连接处有两艘大型轮船，正慢慢的移动着，她目光深邃，神色愉悦，她若有所思，又仿佛什么都没想。这是她又一次听到关于文明的话题，她感到很有意思，接着说：“当然，是人类自己，或者说有些污染，常常是前人消费，子孙后代买单。”

洪建民看看表，起身和本家洪建省握了握手，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”

洪建省说：“大哥，再见。”

“有时间我还得和你一起去看望老家的亲人呢，你先打个招呼。”

“好！一定的，大哥，你慢走。”

四人，一起离开了白骨壤大酒店。走到大门口，洪建民回转身，看见洪建省还在看着他们，他就挥挥手和小本家致意。转回身和南珠儿、鲜汤、朱荪沿原路走来。他们一边走，一边又接着

刚才的话题聊了起来。

朱荪回头看见洪建省正从那边跑过来，说：“北方鹤，洪建省跑来了，是不是有话要和你说。”

洪建民马上停住了脚步，和南珠儿一起转过身来。

“大哥，我刚才和我二大爷通了电话，他说春节时他可能回老家过年，让你不要急于回东北，让你过了春节再回去。”洪建省气喘吁吁地说。

“好。我原打算也是过了春节再走，这样我就定下来了，过了春节再走了。”洪建民说。

他们复又握了握手，告别离去。